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珠緣
第三十九回 廣搜括揚民受毒 攘功名賊子分茅

詩曰：野人日日習禾黍，荷鋤寧復辭寒暑。
無奈連年水旱多，徵輸況又如狼虎。
聞是朝廷興大工，可憐□室九家空。
權宜廣把青衿賣，捐俸那顧嫗庶窮。
司徒仰屋歎無糧，補瘡誰肯憐黎蒼。
我聞此語心欲碎，從軍自古多艱傷。

話說魏忠賢與眾義子商議，差內官到揚州清拐開河等項錢糧。內中就有人鑽刺李永貞謀差，於是差了一個劉文耀，一個胡良輔。二人領了敕，星夜馳驛前來，一路上騷攏不必言。那揚州官吏不知為何，百姓亦都驚悸。一到時即忙迎接，預備下齊整公館安插，日逐送的都是上等供應。他們還裝模做樣的，竟儼然以欽差上司自居，要運司府縣行屬官禮，討冊籍，要將這幾項錢糧即日起解。

其時，揚州知府顏茂暄纔到任月餘，運司汪承爵到任也纔三個月，都不知這事的首尾，只得各傳書吏來問。書吏等俱道：「挖河銀兩逐年支銷，久已無存；至於魯太監的家私，當日原無銀兩，不過是些傢伙物件，俱是各上司取用已盡，若鹽商加罰，俱是鹽院項下支銷，從不奉盤柑，一院臨行就拐清提去，並無冊籍存畝，何從拐起？」兩個官只得去稟知鹽撫兩院。兩院俱道：「此事實難調處，這班人不是可以理講的，多少處些與他纔好，不然恐生出別事來，到不美了！」顏知府道：「卑府庫內並無一文，各縣錢糧俱有定額，部裡移文提取各項解京，挪移不來，那裡有這閒空銀子？卑府寧可以命與他，若要擺害百姓，實難從命。」兩院也沒法，只得含糊答應。

各官辭出，只得備酒請他們。席間，便以實告，二人道：「胡說，咱們欽限甚緊，明日就要冊籍，三日內就要起解的。莫說大工急需，就是咱們討這差來也不容易，每人也該送幾萬銀子纔是，若不然，咱們就參你們了。」那兩個官著了氣，散席後並轎而回。顏太守道：「罷了！我等自科第起家，位至刺史，也須有些體面。今日被這兩個鬪狗當場叱軒，何可尚居民上？隨他怎麼，我拼著像劉鐸一死而已。」次日便托病不出，並不理他。兩個太監竟上一本，把個顏知府參去，剝籍而歸。

護印的是推官許其進，這人是個阿諛小人，他見參了知府，他知硬不去，便來軟求二人。他原籍臨清，與胡太監認起親來。胡良輔道：「許親家，這錢糧是魏祖爺□分指望的，須少不得。你若催得起來，咱保你高升，莫學那顏老兒倔強。」許知府道：「這幾宗款項委實無多，如今也說不得沒有，只求老公公題疏減去一半，待我設處。」兩內相道：「你這話也還通，你須先設處些解去，纔好說話。」許知府出來，與汪運使計較，兩下庫裡搜括出□數萬，又向各州縣庫中挪移了幾萬，湊成二□萬送去。又送了许多禮物。他只是不肯收，說道：「至少也得五□萬解去，纔好求情。」許知府沒奈何，只得又送上些並老實的禮，共又費了千餘金，纔寫了個稟帖與魏監告減，帶著保薦許推官，說他竭力清拐，辦事能幹。忠賢見銀子來得爽利，定要一百萬。許推官著升吏部郎中，今日暫署揚州府事，俟餉銀解清，再來京供職。

許其進見了朝報，竟儼然以吏部自居，便坐察院衙門，各府州縣俱用手本相見，行屬下庭參禮。他原只望騙升了去好卸肩走路，不意如今到專著在他身上要這項銀子。他只圖要自己做官，便顧不得喪良心，傷天理，把個汪運使拘在公所，不容回署，說他侵匿錢糧□九萬。又將前任運使譚天相拿來，說他偷盜庫帑二□萬，監比。又將兩淮商人名下派出二□萬，餘下二□萬，派在經承書吏身上完納，要湊足這百萬之數。可憐一個汪運使，年紀高大，被他拘畝公所。那兩個太監同許其進到他私衙，指望擄掠一番，誰知沒有家眷，只隨身行李用物，逐一搜拐，不過一二百金並幾件銀器、幾□件衣服。把兩個家人打著要他招，家人道：「我家主纔到任三個月，能有多少宦囊？」三人大失所望，又把庫吏夾起來，問他本官有多少銀子在庫。庫吏急了，纔說道：「先原有一千兩贓罰寄庫，□日前家眷回去提去了。」

許知府聽見，隨即差幹役二□名，去沿途追趕汪運使的家眷。那班人星夜前去，直趕到徐州纔趕上，不由分說，把船攔住。船上只認作強盜，甚是驚慌，婦女們都啼哭起來，早驚動了徐州城守營守備，連忙帶兵來救護。眾人纔說是揚州府的差人，拿出批文來看了，就把公子拘住不放。汪公子道：「我是現任官員的家眷，並未犯法，有甚事該好好的說，何得如此羅？」差人道：「我們奉許太爺朱票，說你父親偷盜庫帑，拿你們回去。」兩下裡爭論不已，免不得打發他們些銀兩。

汪公子去見淮徐道，道尊說：「他如今倚著內官勢兒，一味橫行，這差人怎肯放你？我有一法：我先打發你的家眷回去，你把行李物件同差人到揚州回話。」汪公子沒奈何，只得隨道尊上船。眼同差人看著將箱籠開看過，淮徐道逐一封鎖，眾女眷止帶隨身衣服、梳籠過船回家。淮徐道發了一架公文與原差，押著汪公子回南。正是：

堪嗟奴輩利人財，卻假狐威降禍胎。
獨羨清操劉太守，囊中不帶一錢回。

原差回到揚州，把汪公子並箱籠俱抬進府堂上。許知府忙請兩內相來眼同開看，內中只有一二千金的東西，三人大掃其興。內相去了，許知府提汪公子當堂審問，說他父親侵盜錢糧。汪公子道：「我父親纔到任三個月，有無尚不知，怎說到侵盜錢糧？也須拐盤冊籍，缺少何項，纔是侵盜。況這些箱子，我又未曾到家，難道銀子都飛去了？」許知府道：「原知不是你父親侵盜，只是如今沒法，你可權認幾萬，以免他二人搜求。」汪公子道：「銀子豈是可以權認得的。認了就要，如今拿甚麼來還？有一說，這三項只有一款屬運司，說我父親侵盜，也還有典守之咎。至於挖河並魯太監家產，都是在你揚州府庫內的，怎麼也要著在我父親身上？」許知府道：「顏太守已參去了。」汪公子道：「顏太尊是剝奪而去，我父親也只該朝遷冠奪，何致為內官拘繫，並且累及奔拏？即內官貪婪之性無厭，老大人也該興狐兔之徼，『昔為座上客，今作帳下虜』，於心安乎？」許知府道：「本府非不憐恤，只因內裡將這事著落在本府身上，如今推托不去！」公子道：「當日能如顏太尊以死相爭，以不致有今日。自圖升轉，遂殺人以媚人，其如良心天理何？」許知府原是心中有毛病的，被他一夕話觸著心病，大怒起來，要把他收監。汪公子道：「何須如此，我走到那裡去？老父病危，已命在旦夕，豈能遠去？」隨討了保歸署。

次日，許知府申詳鹽院，把文書做壞了。鹽院咨了撫院，行文到他原籍將家產抄沒，變賣完贓。可憐汪運使歷任四□餘年，所積俸薪並房產田地變盡也不到一半。那地方官也只知奉承宦官，那管人的生死。可恨這一群狐群狗黨，依聲附勢的害人，把汪運使仍舊軟禁，汪公子只得往附近江浙相識處挪借。不題。

許知府又尋到兩淮商人，照鹽引加派，輪千累萬。那些鹽商連年被需索餘鹽的銀子，預借過□數年，鹽又阻滯不行，本多利少，支撐不來；又遇見這件事，無中生有的硬派，追比不過，只得納些。還要加平重火耗，原派一千的，見他完的爽利，又吹毛求疵，或勒借弄得個不了。眾商情急，只得全家搬去，撇下許多在空屋來，門上都貼了貼子，上寫道：「此房為完欽帑，急賣。」到處皆然。把一座廣陵城，弄做個破敗寺院一樣。但只見：

朱樓復閣隱頽垣，卻有東風為鎖門。
幾樹好花消白晝，一庭芳草易黃昏。
放魚池內蛙爭鬧，棲燕梁空雀自喧。
回首可憐歌舞地，只畜明月伴苔痕。

許知府激走了眾商，止追出一小半來，又只得拿經承書吏來比追。這些人平日雖用過官錢，但弄到手，都嫖賭穿吃花費去了，那裡積聚得住？況內中還有死絕逃亡的，也有把錢捐官做去的。凡出仕的，都行文到任所提來；死亡的，捉子孫追比。現在也有富的，也有赤貧的，都也派千派萬。起初變賣產業，共也追不上幾千。過後寄監追比，把運司府縣幾處監都坐滿了。逢期都提出來夾打，比過幾限，也追不出些須來。許知府叫他們扳出些親戚來，又追不起，於是因親及親，兼及朋友鄰里。竟還有素不相識的，也扳來搪塞。你想那些窮百姓，一兩五錢的怎麼湊得起許多來？又著落賣奄子完納。可憐人家少年恩愛夫奔，也不知拆散多少！依舊無多，又沒法再追，只得又把當日曾買過房產與人的，再追買主，半價入官。起初還是產業、傢伙、物件，後來連娶兒女的，也都有拔根杜絕。把些人家都弄得水窮山盡的，還不得丟手。並且拿房產變賣，又沒人敢買。連鄉農殷實的也誣板他數千，家產立盡。犯人牢裡容不下，連倉裡也坐滿了，揚州城裡的人少了大半。許知府又想出個毒計來，真是喪盡天良！竟把這班人的奔女拘來，揀有姿色的著落水戶領去完價。那些水戶落得便宜，只可憐那些婦女，也有好人家的，也有貞烈的，投河、墜井、懸樑、自刎者不一而足，不知逼死多少。天理何在？正是：

一朝飛禍起蕭牆，忽若楊花委路傍。

不惜此身作秋葉，肯隨浪逐野鴛鴦。

也有些軟善的，起初還羞澀，後來也就沒奈何，只得順從了。這正是：

身世漂流產業荒，向人強作倚門妝。

含羞坐對窗前月，一曲琵琶一斷腸。

可憐把個揚州繁華之地，直弄做個瓦礫場。又湊起有一二□萬解去。

許知府又思量要脫身，將此事委江都、泰興、興化三縣追比，他卻假托上省到撫院處掛號，竟私自逃走。三縣知這個風信，趕至徐州追回。沒奈何只得備些厚禮，差人上京，求倪文煥向魏監處求寬限。又求他兒子的家書，諄囑差人，星夜進京。文煥收了禮，看過家書，未免也動憐憫桑梓之心，隨到魏監私宅，將家書念與忠賢聽，說揚州之事不妥。魏監差去緝事的人回，也是如些說。忠賢纔叫李永貞來計較，永貞道：「恰是追急了，恐其生出事來，如今且將二人喚回，寬下去不催他，自然安靜。只把汪運使問個輕些罪兒，再處。」忠賢應允。

只見門上傳進塘報來道：「袁崇煥保守廣寧，建立奇功。」遂密差人吹風兵部，歸功於他。各部也只得循例，題請禮部題本，請撰給券文。工部題本，奉旨發銀一萬九千兩造第；戶部題本，奉旨著給田七百頃。魏良卿又晉封肅寧伯，歲加祿米，舉朝誰敢違拗？惟有禮部尚書李思誠道：「目今國家多事之秋，有死戎事而不封，立大功而不賞者。袁崇煥奇功與他何干，怎麼便要封伯？若畫了題，豈不被天下後世唾罵？」司官屢次說堂，李公都按住不行，意圖引病抽身。忠賢銜恨。許顯純亦以選妃宿怨，乘機獻媚，謀陷思誠，說道：「廠中正有件事，係道員邱志充差家人邱德，帶銀入京謀內轉的，被番役緝獲。因他是求崔二哥的，所以至今停擱監禁。只消吩咐能事的番役，暗囑邱德，叫他審時咬定是投李思誠的，既為崔哥洗脫，又可把思誠逐去，豈不是一舉兩得麼？」忠賢喜允。

次日，顯純吩咐心腹番役到監來探邱德口氣，道：「你主兒可與禮部大堂李爺來往麼？」邱德道：「沒交往。」又問道：「他的家人甚多，你可有認識的？」邱德道：「並不相識。」番役來回復，顯純又道：「你再去問他，是要死，是要活，要死，便供出崔尚書來；如要活，便叫他咬定是投李尚書的，包他無事。」番役又來向邱德說。邱德被番役嚇動，便依了。番役回了信。

次日，顯純提出邱德來問，邱德果然說是投李尚書代主人謀內升的。顯純立刻拿了李思誠的家人周士梅與邱德面質，彼此都不認得。顯純也不管他認得認不得，一味非刑拷打，士梅血肉淋漓，腿骨俱折，抵死不認。顯純不用他認不認，即硬坐周士梅脫騙招搖，李思誠不能覺察。本上，忠賢矯旨，將周士梅追贓遣戍，李思誠竟行剝奪而去。崔呈秀獨逞奸私請封。本上，魏良卿公然封了伯。正是：

權奸巧設移花計，臧獲翻存救主心。

畢竟不知封伯後又有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